

繆荃孫著

雲自在龕隨筆

商務印書館



繆荃孫著

雲自在龕隨筆

商務印書館

雲自在龜隨筆

繆荃孫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廠 印 刷

統一書號17017·51

1958年5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8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 104,000

印張 6

印數 1—1,500

定價(9) 0.65

出版說明

本書是繆荃孫先生的遺著，共爲四卷：卷一論史，卷二書畫，卷三金石，卷四書籍。除一小部份曾登載於古學彙刊外，多是未經發表的。因內容尙有足資考證的地方，特予印行，藉供研究歷史、文物和版本目錄學的讀者參考。但以著者是清末的學者，他的立場、觀點，在今天看來還不無問題，希望讀者當作一本資料書去讀它。

卷三高貫光闕及李元興買昏堂記兩條，原有附圖，惟以描畫不精，不便製版，重繪又恐失真，故予刪去。一併向讀者申明。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雲自在龕隨筆

江陰繆荃孫

卷一 論史

裴駟集解八十卷。唯鐵琴銅劍樓有宋本。無從一見。不知若何分合。至小司馬欲分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三王、五宗世家各爲一篇。作六篇。按今本固爲六篇。但子長於留侯下。繼以陳平。方繼以絳侯。而貞所舉留侯接以絳侯。又不可解。索隱三十卷。汲古刻之。正義三十卷。四庫雖有其書。是從三家注中鈔出。非本書也。

太史公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約計當有數年。歸後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是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舛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年蓋五十矣。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既受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乃在武帝之末。或

卒於昭帝之初。如田安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誅。則巫蠱之禍。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按其文均非後人附益。間有稱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卽卒。不及追改也。

太史公南遊蹤跡。河渠書贊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潒洛渠。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卽南游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鄴絳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卽過梁楚。以歸時事。河渠書贊又云。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其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歸途或至隴右。故登崆峒與。惟北游未知何時。五帝本紀贊云。予嘗北過涿鹿。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自有北游龍門朔方之實迹。

宋書少帝紀無論。考證攷異。商榷均同。遂以爲非沈氏原書。獨元修宋本缺第四葉。末葉獨存。則創業之君。自天所啟。守文之主。其難矣哉。四句的是少帝紀論。是憐之之詞。昔人云。南史與武帝合論。均是取裁宋書。後云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令嶮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夫。是詆之之辭。疑莫能明。安得宋刻宋印者出。一決此疑哉。明馮夢禎本已無此論。宋書缺劉彥之傳。以南史補之。故張暢傳兩見。然書中亦自有重複。如太祖紀載永初元年卽位告天策文。又復見於禮志。未免失於檢點。

孫甫之著唐史記七十五卷。用一事爲一篇。而每事加以論斷。後人端鈔論斷。爰名之曰唐史論斷。非甫之本名也。書凡九十二首。分上中下三卷。馬氏經籍考作唐史要論。文淵閣書目作唐史記論。三卷九十二則。各叢書單刻論斷。至明陳眉公跋甫之手札。亦以爲著有唐史要論。可見明末人已未見其書。王西莊。鮑以文。同謂此影宋鈔本。論前載事數百言。卽甫之唐史記也。當與世共寶之。

晉書有敘例一卷。目錄一卷。今日錄猶存。而敘例久不傳矣。其見於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俱書于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傳。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今沈約志序尙存。子顯序錄不復見矣。按南齊書今缺一卷。卽序錄也。南史子顯傳。載其自序二百餘字。其卽序錄中語乎。後魏北齊兩書皆有例。劉知幾云。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又並北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今並書其名。

沈約宋書今爲百卷。按約表云。本志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是約書止七十卷耳。此七十卷中。今脫去表。又脫去劉彥之等傳。又范書皇后紀注。引約作謝儼傳云。范曄所作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曄敗。悉蠟以覆車。宋帝令丹陽令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缺。又班彪傳贊注。亦引

宋書序謝儼傳事。今本皆無之。惟王景文傳內有謝儼名耳。梁書止足傳序云。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今宋書有欣衛傳。而無止足之名。大約沈修宋書。用范書例。一人傳畢。卽加以論。不待一卷之終。後人不知。妄以其論畫爲一卷。此七十卷分爲百卷故耶。如劉穆之王弘兩傳論。專及穆之一人。可作一人一論之證。又引書注出處見自序。又本書志在傳後。洪容齋采南朝史精語。所見本猶然。與史通所言合。今混入傳中。不但非唐人所見之舊。並宋亦有二本矣。以司馬紹統之志、隋五代史志、羅入紀傳中。皆宋本之弊。容齋偶得佳帙耳。通鑑攷異引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言大謬。范氏無志。今志取司馬紹統之書補入。非范氏也。紀年通譜今不傳。何涑水亦仍其誤耶。

程魚門云。凡史以詳爲主。詳而不華有義法。在後人一味求簡。遂少精神。此言是也。然宋史雖繁。亦無精神。仍在秉筆者耳。沈子惇云。敘戰事。如宋書之張興傳。梁書之羊侃傳。周書之韋孝寬傳。不可不讀。姚伯審父子撰陳書。始于陳。終於隋。獻自貞觀之時。而皆奉陳三世國諱。以此知隋唐之際。古意猶存也。余嘗反覆茲書。而知通篇皆魏元成所參訂。姚氏父子有內大惡諱之義焉。江陰之薨。不書。陳志麗華一傳。不詳。蠱惑始末。文貞於麗華傳特爲補綴。可以知其體例矣。江總特與伯審相得。思廉附於總傳。而不詳載其諂奉後主。徒一二語約略及之。贊尤褒美過當。自後主三世以下六十五字。總之過惡在焉。疑亦

元成所增。

史通云。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然吾觀武帝紀。編年未終。疑是未完殘稿。衛宏云。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毀其副在京師者。故景紀至後復出。武紀指切尤甚。不知出在何時。闕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孫作。則如三王世家。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龜策諸傳。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附以褚先生曰。蓋補子長所未備。未嘗以僞亂真也。少孫若作武紀。何不歷敘元封以還迄于後元。續史公論贊如諸傳例乎。知幾之言。求可盡信。馬遷至歐陽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筆。雖美惡不等。各有體裁。自宋史以脫脫都總裁。其纂修有三十人。雖歐陽原功主之。而衆說參差。遂有紀一事而先後殊。傳一人而彼此異者。此人多手雜之故也。遼金倣是。元史因之。宋濂王禕總裁。而纂修者有十六人。雖成之不日。未免挂漏。以致重修。今之作者。視昔更難矣。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何日。豈不古今一轍乎。

世代遞降。文字愈繁。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覽之不能尋其首尾。虞山孫高陽行狀二卷。亦不下數萬言。

隋唐嘉話。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

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紅拂又夜奔李靖，則廣田自荒，可以鑑矣。

歐陽張氏之事，世所共知，是非初不必辨。張氏之獄，因晨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舟，至京捕得之，開封府勘其妾與梢人通，妻知之而欲出其妾，反爲妾所誘，并與梢人通，遂偕逃。

顏氏家訓省事篇云：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數，略得梗概，皆不通熟，蓋指祖珽徐之才兩人。

孔明卒時五十有四，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孔明時方三十二，統傳云卒年三十六，是長於孔明四歲。

蔡州祀吳元濟，狄道祀董卓，杭州有秦檜祠，鄴下有石虎祠，澧州有驩兜廟，爾朱隆改嵩山周公祠，祀爾朱榮，田承嗣祀安祿山，史思明父子號曰四聖，又有盜跖廟。

山東艾大司寇，元徽爲總憲時，請禁言官風聞言事違者降罰，人或咎之，不知唐后以術制羣臣，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蓋羅織告之別名耳，禁之非過也。

明王家屏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操江巡撫，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拱柄國，囑稍諱，執不可，足見史官能舉其職，清朝不能也。

元至正三年議修宋遼金三史。以帖睦爾達世、歐陽玄、揭傒斯、張起巖、呂思誠等。於國史院修撰諸人。請示於右丞相脫脫。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卻。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盍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歸一人。如唐書則劉昫總裁。五代史則薛居正總裁。今三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緒者。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乃上請。而都總裁之命下。於是脫脫大喜。爲之定館所。調書籍。籌事實。色色俱備。四年告成。卽令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爲近代所無盛典。先是諸儒論三國正統久不決。有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之者。有以遼金爲正統而外宋。並以趙構與張邦昌、劉豫同爲屬國者。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噫。脫脫此一言。便稱總裁之任。異於茫無主張。忠言逆耳者矣。是時脫脫爲都總裁。張起巖、呂思誠、揭傒斯等均爲總裁。另中書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曰領三史。名列脫脫前。庚申外史

周君晴坡除廣東曲江知縣。曰我聞之實齋矣。實齋云。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國史所取裁也。史部之要刪也。序人物。當詳於史傳。不可節錄大概。如官府之點卯簿。載書籍。當詳其目錄卷次凡例。不可采錄華詞綺言。如詩文之類選冊本。官名地名。必遵一朝制度。不可假借古稱。甲

子干支必冠以年號。以日記事。必誌晦朔。詞賦膏粉。弗入紀傳。文鄉里以桑梓。飾兄弟以墳簞。苟乖理而愆義。則觸諱於轉喉矣。庚辛之閏亡友傳跋。

韓之張去疾。篡臣也。見荀子。張良是去疾之孫。爲韓報仇。足蓋前愆矣。

周禮折衷云。趙高是病廢。非刑餘。張良擊始皇不中。大索十日不得。匿趙高所也。高爲趙公子。與良均欲報秦者。

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紙。祿辭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游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尺一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有名於諸侯。秦特命雎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唐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遺言薦宋璟諸賢。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人之技若己有之。見人之彥實能容之。何以異乎。李卓吾之論。未可厚非。

赧王三年。秦師及楚師戰於丹陽。注引李璽輿地紀勝。按紀勝王象之撰。李璽作序。此誤。

明傅機傳。泉州南安人。後改福建南安人。按地理志。南安府屬江西。南安縣屬福建。此書泉州南安。卽福建之南安也。攷逸譏其用府名。徐乾學例稱府名當用於本省。如安徽有太平府。而太平縣則屬於寧國。

當云寧國太平人。如別省稱省可別矣。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正二年復舉行。至二十六年而罷。

明三百年來。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宋者其故有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定制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仁講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明季文風大振。清初受姚江學者忌。東林受東林學者詆。姚江兩派俱衰。研究實學。而漢學宋學互相競爭。道光登極。新安當國。以爲虛誕。盡選一無所知之人任事。而士風一變。馴至三傳不知。公羊可以割裂。召陵爲魯。啖助可以當災。徐桐爲漢掌院二十年。見讀書人則忌之抑之。翰林風氣敗壞到底。而清亦因之亡矣。

曹操軍國之饒。起于棗祇。成于任峻。皆屯田也。

蘇子瞻不附荆公易。不隨溫公難。感歐公之知易。感韓公之愛難。辨王鞏之當舉易。劾周穉之妄舉難。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昭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秩。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天啟中。勅纂三朝要典。正川序辰之

法。

唐人諱淵，公孫淵爲公孫文懿，舉其字也。

或問班固作漢文帝紀，無可書之迹，但盡列其詔書，何也？先生曰：詔書王言也，文帝平日務在躬行，所言無非實理，班固載之，深得其意。或問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與孫吳暗合，趙括能讀父書，而有長平之敗，然則兵法不必學乎？先生曰：法固不可無，然亦不可執，當得法之意可也。橫浦心傳。

新莽封史遷爲史通子。

張綵、焦芳、劉宇、曹元，皆爲逆瑾爪牙，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而大學士焦芳導瑾爲惡，劉宇首附瑾，綵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漁洋以苑洛鄉曲之故，而查伊璜罪惟錄以綵與楊一清同卷，以綵之用瑾與一清之用張永同一用心，歷舉綵阻止逆瑾害民害政數事，恐真有實據耶？抑卽惑於苑洛見聞錄耶？

魏孝武帝自洛奔關西，魏書謂之出帝。隋常醜奴志云：魏明帝遷嵒函因家焉，是西魏曾諡以明也。第魏已有孝明帝，不應重出。

唐武宗會昌五年，以廢寺銅鐘佛象鑄開元錢，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

京兆洛河南吳鳳翔梁汴州荊江陵桂廣西湖湖南廣廣州福建越浙東洪江西潤鎮江昌成都鄂湖廣兗兗州梓

梓州襄陽州丹陽益州宣州平陽揚州藍田

漢制郡察孝廉州舉茂才三輔無州刺史司隸校尉舉之故言司隸茂才

蘇東坡初到黃州詩云只慙無補絲毫事尙費官家壓酒囊自注云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按文獻通考文臣料錢一分見錢一分折支陸錫熊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謂以他物代錢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餘之廢袋也蓋宋時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卽折抵之物耳又通考載楊億言半俸二分之一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二三今先生云檢校例折支并一分現錢亦不得

劉氏父子校書而一時相與共事者謁者陳農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長社尉杜參見藝文志又有五官中郎將房鳳光祿勳王襲見儒林傳又有太常屬臣望見劉秀上山海經表又有大中大夫卜圭臣富參射聲校尉立見管子書錄又有臣叙見鄧析書錄或云叙卽歆之譌

李文正東陽文學雄傑一時弘治中入內閣議罷訊安南止燒鍊齋醮救劉遜逮繫及屢上封章復平臺奏事止李廣葬費祠額禁寺僧入大內正德朝論時政救安奎張璠楊一清論爲君難及指失政數事論邊軍入衛不便救逮問匿名書時海內承平人思藻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淬勵於是王九思康海王鏊羅僑宇邵寶顧璘李夢陽何景明輩羣然起矣

明閩中黃克纘作閩三忠祠記云自來奸雄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威人之身家而

不能滅血可化碧之魄。三君殉建文之難。數語絕不迴顧永樂。千古不磨之筆。

弘光朝。工科給事中李清爲祖李思誠辨冤。思誠由翰林轉福建副使。與呂純爲比。而媚稅監高案。逆奄用事。仍復原官。歷升禮部尙書。頌美逆奄。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故入逆案。按酌中志云。河南右布政使仰志完。釐三千金饋崔呈秀。謀升京卿。爲邏卒所獲。思誠厲呈秀比鄰。乃卸罪思誠。因之革職。映碧欲辨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辨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匡時是何等語。尙以爲不當入逆案耶。櫟杭閒評亦載此事。因心疑亦映碧所撰。

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沿之。柳開稱柳如京。舉其官也。卽今之倉監督。

司馬溫公王荊公皆生天禧三年己未。無錫顧震滄棟高爲兩年譜。條舉件繁。燦然在目。溫公有明萬曆十八世孫露及馬巒校定年譜。爲補苴大半。荊公則集中自稱景祐五年進士。東坡謬公行狀。稱至和三年。考史景祐無五年。至和無三年。實則寶元嘉祐之元。寶元以十一月改元。嘉祐以九月改元。史臣編年追改。而當年臣子於未改之月猶未稱年號也。荊公別鄧女詩云。行年三十已衰翁。由己未至戊子。恰年三十。蘇頌濱集中謂公與馮京皆生於辛酉。誤。宋稗類鈔謂同生於戊子。益誤。因據宋史及臨川集爲斷。荊公子雱。旁爲仲子。字仲元。官秘書省正字。震滄以正字爲旁之字。誤。譜以荊公無孫。不知雱自無子。旁

自有子。今宋本荆公集曾孫珏本尙存於世。晁公遯嵩山居士集云。玉珏字德全。曾祖安石。祖滂。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父桐。承議郎。滂卽旁之譌。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五代史序論盡以嗚呼冠其篇首。馬令南唐書亦如之。明丘文莊公濬作史論亦以嗚呼起之。遂稱丘嗚呼。近鄒叔績與人談時事。開口便歎。人亦號之曰五代史。

錢忠懿王名玄俶。宋人避諱。但曰俶。五代史皆作元俶。

吳南屏言漢武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郭芸仙證之皆合。

明王文恪有十三絕句。大抵刺武廟之南巡也。其後五首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回鑾一顧之。三顧頻煩亦未間。金陵南下是金山。分明鐵甕城邊路。載得賢人與俱還。趙普元爲社稷臣。君家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逢意。海錯猶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殷勤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今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葢刺楊文襄也。茅止生曰。文襄竭生平之珍玩。以得上回鑾。免江南之荼毒。而身又未始出。猶不免同官之刺。然潔身易而濟時難。

楊道行時喬有太師歎。序云。苴拾時事。而託之田峻紅女之響。此亦洗兵馬留花門之遺。而樂府之變也。何當快樂無憂。丞相特進太師。負展以朝諸侯。一解父死不顧私親。皇帝答書主臣。燕見禮如家人。二解